

# 天神與修羅，孰增孰減？（一）

／高明道

接觸過一般佛學知識的人容易有一個想法，認為所謂「阿含」或「尼嚩謁」<sup>1</sup>是代表「原始佛教」<sup>2</sup>。既然「原始」，照理來說，就沒有經過什麼演化，其本質也好，細節也罷，都應該保留原貌，但實際上，尚存的「阿含」、「尼嚩謁」文獻無不隸屬於古代印度釋氏不同學派，且頗為多元。不僅如此，即使是同一傳承的五部巴利尼嚩謁，在內容方面或語言風格上亦各具特色。這是研究者不可忽略的事實。其狀況跟基督宗教的《新約》略有相似之處：在教友的心目中，《聖經》是講「一個」耶穌的故事，但專攻《新約》典籍的學者可以<sup>3</sup>很清楚，單單四個《福音》，歷史背景、關懷點，乃至無名氏作者筆下描繪的耶穌皆有差異。把這些分歧的資料揉成一團，編出一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人物及其教義，講給主日學的小朋友聽，也許可以，但以此為學術，問題可大。「阿含」、「尼嚩謁」的研究也一樣：一定要瞭解、尊重個別典籍的特質，不然難免墜入個人想像與創作空間。礙於篇幅，在此僅以一句涉及天神、修羅二眾的套語為例，初步呈現經藏典籍差別面貌於一二。

佛典的「套語」指在修多羅某種上下文固定出現，用以表達某一特定概念、行為、事情的定型詞組、片語、文句或段落。<sup>4</sup>拙文擬討論的套語則是巴利契經上看到的“dibbā (vata bho) kāyā paripūrenti, hāyanti asurakāyā”<sup>5</sup> 及

其對等譯文。該巴利語句僅見於《長部》（*Dīghanikāyo*）《小品》（*Mahāvaggo*）第五、第六、第八前後共三經，亦即 *Janavasabhasuttam*、*Mahāgovindasuttam* 和 *Sakkapañhasuttam*。藏經裡的分布那麼明顯地集中，句子又每每重複兩遍，形式十分整齊，堪稱《長部》特色之一。就其出現文脈論，第五經記載上生天界當夜叉的前頻婆娑羅王找他在世時的師父（也就是佛·世尊），向他報告說：很早以前有一次，三十三天與四大天王在一個很吉祥的日子——十五月圓自恣之日——聚集忉利天善法講堂內，發現有幾位生在天界不久的天神，因為前輩子當人，跟釋尊出家學梵行，所以現在身體之美妙與眷屬襯托的威嚴都遠遠超過其他天神。結果，三十三天看了之後，就非常高興，充滿著歡喜心道出：“dibbā vata bho kāyā paripūrenti, hāyanti asurakāyā”。這兩句話是什麼意思？正好一百年前初版的 Rhys Davids 夫婦英譯本把它翻成“Verily, sirs, the celestial hosts are waxing, the titanic hosts are waning”<sup>6</sup>，而上世紀八〇年代刊行的 Maurice Walshe 譯本作：“The devas’ hosts are growing, the asuras’ hosts are declining!”<sup>7</sup> 二者用詞雖然有別，但句型和基本意思一致，以“dibbā kāyā”與“asurakāyā”為主語，然後分別搭配“paripūrenti”及“hāyanti”當謂語。Karl Eugen Neumann 於 1912 年初版的《長部》德譯本第二冊，

理解一致，只是將複數改成單數，富有詩意地譯為“Die Schar der Götter, o seht nur, nimmt zu, ab nimmt die unholde Schar!”。<sup>8</sup>足見，早期的西文譯者都認為在此講的是天神的群眾增加，而阿修羅的群眾減少。

在此值得順便注意的是譯者們處理“vata bho”的不同態度。Rhys Davids 的“verily, sirs”分開翻譯——“vata”即“verily”，而“bho”當作稱謂“sirs”。Neumann 顯然把這兩個不變的語詞看成一個意思，用複數的「看吧！」（“o seht nur”）來傳達，而 Walshe 根本不翻，應該是認為有沒有並不影響句義。但回到《長部·小品》第五經的故事，當時也在場的忉利天天王釋提桓因目睹三十三天的愉悅，便隨喜宣唱一段偈頌，大意是說，天眾、天王看到之前在善逝身邊修過梵行的新天，身色、威嚴都超過其他天神，就很歡喜，並對如來以及法之美妙表示禮敬。三十三天聽到帝釋這番讚詞，更加興奮，再度異口同聲地唸：“dibbā vata bho kāyā paripūrenti, hāyanti asurakāyā”。第五經相關內容到此為止。至於《長部·小品》第六 *Mahāgovindasuttam* 上出現本文關心的套語，文句與 *Janavasabhasuttam* 無別，只是講述的主角換人，不再是夜叉，而改為乾闥婆。這一點跟第八 *Sakkapañhasuttam* 就不一樣。該經裡是釋提桓因自己來到人間，拜訪佛陀，請教法義。對話的過程當中，天王講述，比他早生在三十三天的天神向他保證，若有正等正覺的佛出現在世，天眾即將增加，而修羅當減少。這個事實，他現在親自看到了。Rhys Davids 的譯本把這段話翻成：“Lord, I have heard and un-

derstood when in the presence of those gods who were reborn into the heaven of the Three-and-Thirty before Us, that when a Tathagata, an Arahant Buddha supreme, arises in the world, the celestial hosts wax in numbers, and the Asura hosts wane. And I myself, lord, have seen and can witness that this is so.”<sup>9</sup> Walshe 氏的翻譯很像，作：“Lord, those gods who arose in the heaven of the Thirty-Three before I did have told me and assured me that when a Tathāgata, a fully-enlightened Arahant Buddha arises in the world, the ranks of devas increase, and those of the asuras decline in number. In fact, I have witnessed this myself.”<sup>10</sup>然而嚴格來講，這樣的譯法跟巴利原文<sup>11</sup>有出入。一方面是將單數、複數的區別模糊掉——前句講的是「諸如來」，而後句的「如來」指釋迦佛一人——，另一方面附屬子句邏輯關係的差異也被抹殺——前句的“yadā”含「當……的時候」義，而後句的“yato”表達「自從……」。<sup>12</sup>

以上是巴利藏經裡“dibbā (vata bho) kāyā paripūrenti, hāyanti asurakāyā”套語全部的例子。前四個出處都是三十三天高高興興讚歎、肯定的語句，後兩例則是帝釋間接引述一個原則的話，動詞的變化雖皆為現在時第三人稱複數，語氣上則明顯不同。不過，無論哪一個地方，傳統的注（*aṭṭhakathā*）和疏（*ṭīkā*）對此套語一律未加字面上的直接說明，是值得注意的。近代資料裡倒有解說或注釋。先看緬甸高僧 Mahāsī Sayādaw 1977 年的 *Sakkapañhasuttam* 講解。<sup>13</sup>馬哈西尊者敘述到釋提桓因本來聽說當一

佛出興於世，天神的數量將會增加，而後來他自己的經驗也驗證了此說的經文段落時，尊者就闡釋說，佛陀講了《轉法輪經》之後，有的人就受持五戒，有的供養托鉢的僧侶。他們死後大部分生到天界。最起碼對佛有信心的人那些確定下一輩子能作天神。當這麼一位梵天提出這樣的看法，佛陀沒有反駁他。對佛有信心意味著對法、對僧也有信心。如此，保證不會墮落到苦趣。再加上，供養應該供養的佛弟子，業果比任何其他的布施行為大。所以有位天神，因前世為釋尊在家弟子時曾供養一瓢飯給阿羅漢，生天後比另一位前世多年免費提供飲食給許多人的天神更有威神力。恆河流域的中部，也就是佛教的故鄉，約一億居民中，大概有八千萬是佛教徒。其中，除了阿羅漢與阿那含之外，其他有大部分可能生在天界。這大概是當時天神的數量增加的緣故所在。

由這番解說來看，馬哈西尊者把經文的內容當作歷史事實，並用佛法的原理來解釋假設的歷史現象。這個態度跟第二分近代補充資料不一樣。英譯者 Walshe 氏雖然也是學佛人，長年護持僧團，甚至在大學任教授，退休後短期出家，其基本態度仍反映西方學者的視野。Walshe 氏在 *Janavasabhasuttam* 裡下的一個注釋說：以“ahura”在波斯的情況對照“asura”（阿修羅）在印度的地位，就發現後者的身分降低了。印度的阿修羅處於戰爭狀態，跟天神打鬥，所以西方學者偶而用“titans”一詞來彙譯「諸阿修羅」。人既然能生到對峙兩軍的任何一方，阿修羅看到佛弟子加入自己的行列時，當然興

奮。<sup>14</sup>此注背後蘊藏若干文化史與宗教學的概念。原來，古波斯人和侵入北印度的古阿利安人同族，語言、文化息息相關。他們語言裡指「神明」的詞，分別淵源於原始印歐語 \**deiwós* 與 \**h<sub>a</sub>énsus*。前者到梵語，演化作 *devá-*，保留「天神」的意思，但在古波斯語，對等的 *daēva-* 卻因為宗教信仰的改革而變成「惡魔」，而後者在古波斯語作 *ahura-*，是正面的「神」、「主」——祆教最高的神叫做 *Ahura-mazdāh* ——，到了梵語作 *ásu-* 及 *asura*<sup>15</sup>，在吠陀經逐漸形成一種與諸神對抗的天上惡魔<sup>16</sup>。足見，開始講神明和阿修羅，並不是佛教。

據學者考證，《長部·小品》（*Mahāvaggo*）第五 *Janavasabhasuttam* 是該品第三經（*Mahānibbānasuttam*）某因緣的延續<sup>17</sup>，也有人依其風格和教義判斷它屬於《長部》內容晚期的部分<sup>18</sup>。然而有關第六 *Mahāgovindasuttam*，學界的看法不同，認為該修多羅是一個經佛教人士改寫的古老故事。<sup>19</sup>第八 *Sakkapañhasuttam*，則被視為綜合性的——早期的部分談教義，晚期的講神話。<sup>20</sup>倘若這些文獻考證有點道理的話，也許可以初步這樣推理：僅見於巴利《長部》的套語“*dibbā (vata bho) kāyā paripūrenti, hāyanti asurakāyā*”是隨著 *Mahāgovindasuttam* 裡的古老傳說<sup>21</sup>納進佛典，然後編入 *Janavasabhasuttam* 與 *Sakkapañhasuttam*。當然，目前這只不過算是一種假設。得注意的是，在巴利語《增支部》一小經裡出現由該套語演變的句子“*dibbā vata bho kāyā paripūrissanti, parihāyissanti asurakāyā*”和“*dibbā vata bho kāyā parihāyissanti, pa-*

ripūrissanti asurakāyā”。那麼，這部篇幅不大的契經在記載什麼呢？

就內容論，收入《增支部·三法篇》（*Āṅuttaranikāyo Tikani-pāto*）前五十經（*Paṭhamapaṇṇāsakaṃ*）的第四品——《天使品》（*Devadūtavaggo*）——第七《四大天王經》（*Catumahārājasuttam*）在巴利藏獨一無二，是《增支部》特色之一，而在形式上既無序分，又無流通分，全由直接說法的正宗分構成，倒是跟《相應部》、《增支部》部分經一致。至於《四大天王經》的說法主，儘管沒有明文表示，但從「比丘們呵！」（“bhikkhave”）的稱謂來看，無疑是佛。經文裡則說明每半月初八，四大天王眷屬中的大臣會到人間巡邏，檢視是否很多人孝順父母，恭敬沙門、婆羅門，尊重長輩，遵守齋日而造作功德。到了每半月十四日，出發巡視的換成是四大天王的王子，第二天，也就是十五日，則是四大天王自己。他們觀察到的結果，每次都是回到忉利天後，報告給聚集在善法講堂的三十三天聽。若是有德者很少，三十三天會不歡喜，而相反，懂得如理對待父母、沙門等等的人多，三十三天就高興。天神的難過與歡悅，分別配合 “dibbā vata bho kāyā parihāyissanti, paripūrissanti asurakāyā”、 “dibbā vata bho kāyā paripūrissanti, parihāyissanti asurakāyā” 兩段話。Ñāṇatiloka 長老 1917 年在漢口被警方拘留時所完成的德譯本把這些句子看成天神心裡的想法（“... und sie denken”），前後翻成 “Ach, die himmlischen Scharen werden geringer werden und die Scharen der Dämonen werden sich mehren!” 與

“Wahrlich, mehren werden sich die himmlischen Scharen und die Scharen der Dämonen werden sich verringern!”<sup>22</sup>，也就是將 “vata bho” 視為表達一個概念的固定詞組，並隨上下文的不同，把重點分別放在感嘆的 “bho”（“ach”）和表達確定語氣的 “vata”（“wahrlich”），手法頗為善巧，而近期國內出版的一白話譯本中對等處——「比丘們！確實因彼，三十三的諸天變成不滿意：『尊們！天的諸集體確實將遍減少，阿修羅的諸集體將遍充滿。』……比丘們！確實因彼，三十三的諸天變成滿意：『尊們！天的諸集體確實將遍充滿，阿修羅的諸集體將遍減少。』」<sup>23</sup>——，由「尊們！」的使用推斷，譯者應該是認定拙文探討的句子為天神講出來的話。“vata bho” 則同上引 Rhys Davids 例各自翻譯，即 “bho” > 「尊們」，“vata” > 「確實」。

《四大天王經》此處的《〈增支部〉注》載有若干解析供參考。<sup>24</sup>首先是針對 “dibbā vata bho kāyā parihāyissanti” 說：因為沒有一波一波的新天子出現，所以天神諸眾一定會蕭條下去，而規模一萬由旬、愜意可愛的天神城會變得空空的。<sup>25</sup>接著，注裡把 “paripūrissanti asurakāyā” 詮釋為「四個苦趣都會滿滿的」。<sup>26</sup>最後，有關天神諸眾不開心（“anattamanā honti”）的緣故，注釋表示是因為他們心想：「由這件事，我們不再會有機緣在天城裡天群當中歡度節慶！」<sup>27</sup>其中最令人驚訝的是用「四苦趣」來解釋「阿修羅諸眾」。把阿修羅道跟地獄、畜生、鬼道三者一起看成四苦趣是巴利注上常見的看法<sup>28</sup>，但並不等於說阿修羅本身即四苦趣。其實，這個獨特的理解在 *Mahā-*

*govindasuttam* 的注中字裡行間已出現過。據此，天神獲知造福德的人甚少，內心不悅地想：「嗚呼，百姓放逸過日子！四個苦趣定會塞滿，而六天界將空無人跡！」<sup>29</sup>倒過來，好人多時，高興的天心想：「啊，人們的生活不放逸！四苦趣一定會空空的，而六天界將滿！我們即將歡迎那些在佛教造福後來臨的大功德者，歡度吉祥節日！」<sup>30</sup>

- 1 「尼嚩謁」(nikāya) 一詞國內多半音譯成「尼柯耶」，較少數的例子則用「尼迦耶」。前者從不見於古書，無疑屬新興語詞，且似受日語音譯「ニカヤ」之影響。後者雖曾為唐代譯師義淨所用(見 T 54.2125 [《南海寄歸內法傳》] 205 a 26-b 4)，但義淨的「尼迦耶」卻是指當今一般所謂「部派」，與聖典無關。進而就其發音來論，假設以現在國語為標準，「尼柯耶」、「尼迦耶」這兩個譯法都有問題。主要是「柯」的聲母送氣(ㄅ)，而“nikāya”中的“k”實際上不送氣(ㄎ)，或如「迦」雖然不送氣，但是舌面塞擦音(ㄑ)，並非舌根塞音(ㄎ)等等。於是在此只好勉強嘗試用「尼嚩謁」來模擬“nikāya”的巴利語音。當然，這是有點不得已，因為無法照顧到巴利語單數、複數上的語音差異，不過話說回來，古代內明術語的音譯也從來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 2 例如韓國威德大學講師元弼聖《原始佛教的佛陀觀》(《圓光佛學學報》第五期[2000]第 117-140 頁)第 119-120 頁等等。
- 3 說「可以」是因為部分學者基於個人信仰不願意面對明擺在眼前的事實。一個令人印象極其深刻的例子是 D. A. Carson 所著 *Exegetical Fallacies*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1996, 第二修訂版)。作者分析、歸納解經者容易犯的謬誤，大多頗具參考價值，但談及文獻史之類的層面，自己的信仰卻強烈作祟，狠狠地把有貢獻的研究方法一併說成謬誤(如第 131-132 頁)。站在學術立場的讀者看到這些地方，感慨不已。畢竟，想用

學術來證明個人宗教信仰無非是一條顛倒路。

- 4 即英語佛學著作所謂“formulas”、“clichés”、“stock expressions”、“stock phrases”、“stereotyped phrases”等等，參 Mark Allon, *Style and Function. A Study of the Dominant Stylistic Features of the Prose Portions of Pāli Canonical Sutta Texts and Their Mnemonic Function* (Vol. XII, *Studia Philologica Buddhica. Monograph Series*.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1997) 第 9-10 頁。
- 5 巴利語引文參考了 *Chaṭṭha Saṅgāyana Tipiṭaka 4.0* 的版本。
- 6 見 T. W. and C. A. F. Rhys Davids, *Dialogues of the Buddha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Dīgha Nikāya. Part II* (Vol. III, *Sacred Books of the Buddhist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0) 第 242 頁。
- 7 見 Maurice Walshe, *The Long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Translation of the Dīgha Nikāya*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1995) 第 294 頁。
- 8 見 *Dīgha Nikāya - Die Längere Sammlung* (<http://www.palikanon.com/digha/d18.htm>, 2010.06.05)。
- 9 見 *Dialogues of the Buddha* 第 306 頁。
- 10 見 *The Long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第 325 頁。
- 11 即“ye te bhante devā amhehi paṭhamataram tāvatimsakāyaṃ upapannā, tesam me sammukhā sutam sammukhā paṭigahitam yadā tathāgatā loke uppajjanti arahanto sammāsambuddhā, dibbā kāyā paripūrenti, hāyanti asurakāyāti. tam me idaṃ bhante sakkhidiṭṭham yato tathāgato loke uppanno araham sammāsambuddho, dibbā kāyā paripūrenti, hāyanti asurakāyāti.”
- 12 可注意的是，Neumann 的德譯本沒有這些問題，說：“Die da, o Herr, als Götter in das Reich der Dreiunddreißig vor uns empor gelangt waren, von denen hab’ ich es von Angesicht gehört, von Angesicht vernommen: ‘Wann immer Vollendete in der Welt erscheinen, Heilige, vollkommen Erwachte, nimmt die Schar der Götter zu, ab nimmt die un-

- holde Schar.’ Daß dies so ist, o Herr, hab’ ich selber gesehen: denn seit der Vollendete in der Welt erschienen, der Heilige, vollkommen Erwachte, nimmt die Schar der Götter zu, ab nimmt die unholde Schar.” 見 *Digha Nikāya - Die Längere Sammlung* (<http://www.palikanon.com/digha/d21.htm> , 2010.06.07)。
- 13 筆者參考的是英語略譯本 *Discourse on Sakka-Pañha Sutta* ([www.mahasi.org.mm/e\\_pdf/E21pdf.PDF](http://www.mahasi.org.mm/e_pdf/E21pdf.PDF) , 2010.06.07) 。相關段落見第 5 頁。
- 14 見 Walshe 上引書第 579 頁第 512 注。
- 15 以上參 J. P. Mallory and D. Q. Adams 合著 *The Oxford Introduction to Proto-Indo-European and the Proto-Indo-European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第 408-410 頁。
- 16 參 Gail Hinich Sutherland 著 *The Disguises of the Dem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akṣa in Hinduism and Buddhism* (*SUNY Series in Hindu Studie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第 48-51 頁、Nicholas F. Gier, 著 *Spiritual Titanism: Indian, Chinese,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SUNY Series in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Thought*)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第 59-67 頁。
- 17 參 Rhys Davids 上引書第 233-234 頁。
- 18 參 Govind Chandra Pande 著 *Studies in the Origins of Buddhism*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83, 3rd ed.) 第 106 頁。
- 19 例如參 Pande 上引書第 107 頁。
- 20 同上，第 108-109 頁。
- 21 Karma Migme Chodron 譯 Étienne Lamotte 所著 *The Treatise on the Great Virtue of Wisdom of Nāgārjuna (Mahāprajñāpāramitāsāstra) With a Study on Emptiness. Volume V. Chapters XLII (Continuation) - XLVIII* ([www.gampoabbey.org/translations2/.../Mahaprajnaparamitasastra-Vol-IV.pdf](http://www.gampoabbey.org/translations2/.../Mahaprajnaparamitasastra-Vol-IV.pdf), 2010.06.07) 第 1604 頁第 344 注也把這個天眾、阿修羅眾相互增減的說法稱謂一則 “very ancient legend” ，並指出可參考古希臘詩人荷馬的名著《奧德賽》 XVII, 485-487。
- 22 在此參考的是 Nyanaponika 長老第四次修訂版 *Die Lehrreden des Buddha aus der Angereichten Sammlung - Anguttara-Nikāya. Band I. 1-3* (Freiburg im Breisgau: Aurum Verlag, 1984) 第 132 頁。
- 23 見廖文燦《巴利語佛精選譯》(嘉義, 法雨道場, 2005) 第 128-129 頁。
- 24 這點耐人尋味，因為照傳統的說法，四部尼嚧謁的注釋都為覺音 (Buddhaghosa) 所整理、編著。假設果然如此，那為什麼在前面 (《長部》) 不解釋，等到後面 (《增支部》) 才說呢？有學者以注釋內容未完全統一、篇幅過於龐大為由，懷疑浩大的編輯工程不大可能由單獨一個人承擔 (見 Oskar von Hinüber 著 *A Handbook of Pāli Literature*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Pvt. Ltd, 1997, 1st Indian ed.] 第 123 頁第 244 項)，似有道理。
- 25 原文作 “navanavānaṃ devaputtānaṃ apātubhāvena devakāyā parihāyissanti, ramaṇīyaṃ dasayojanasahassaṃ devanagaraṃ suññaṃ bhavissati”。
- 26 即 “cattāro apāyā paripūrissanti”。
- 27 原文係 “iminā mayaṃ paripuṇṇe devanagare devasaṅghamajjhe nakkhattaṃ kīlitaṃ na labhissāmāti”。
- 28 參 G. P. Malalasekera 編 *Dictionary of Pāli Proper Names. Vol. I. A-Dh*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Pvt. Ltd, 1983, first Indian ed.) 第 213 頁。
- 29 原文作 “pamatto vata bho mahājano viharati. cattāro apāyā paripūrissanti, cha devalokā tucchā bhavissanti”。
- 30 即 “appamatto vata bho mahājano viharati. cattāro apāyā suñña bhavissanti, cha devalokā paripūrissanti. buddhasāsane puññaṇi karitvā āgate mahāpuñña purakkhatvā nakkhattaṃ kīlitaṃ labhissāma”。另參《長部·小品》第一 *Mahāpadānasuttaṃ* 注 “cattāro apāyā parihāyissanti, cha devalokā nava brahmalokā paripūressanti” 與《〈小部·行藏〉注》“tasmā devabrahmalokā paripūriṃsu, cattāro apāyā suñña viya ahesuṃ”。